

坚守

■孙兴维 林美娜 刘永瑜

革命先烈“死也要把医药送上前线、爬也要把伤员背下火线”的红色基因穿越70余年的时空，已深植他们的血脉！

关键时刻救得好，源于平时练得实。医院曾将急救、普外、骨科、颅脑、心胸等科室力量进行整合，成立“野战外科教研室”，跨专业遴选专家领衔，定期组织医疗骨干集中培训、跨学科轮训。他们还将急诊科打造为集“急诊—复苏”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救治平台，借助日常急救抢救任务，最大限度地培养和锻炼平时能急救、战时能上阵的“全科医生”。为练就直升机、运输车、舰船等颠簸状态下的救治技能，他们在多功能“早船”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不但要适应颠簸摇摆，而且要同时进行战救手术操作。他们在一次次近似实战的锤炼中，百炼成钢。

二

超声探头虽小，却重如千斤。在火神山医院，副主任技师刘舜辉被战友亲切地称为“带超侍卫”。前几天，病区收治了一名特殊的患者，一对夫妻结婚多年才怀上孩子，没想到孕妇却染上新冠肺炎。全家都非常紧张，医生们的治疗也更加谨慎。留着吧，怕母婴都不安全。舍掉吧，怕以后再怀不上了。

“我来看看！”闻声，医务人员和孕妇产妇齐刷刷地看向刘舜辉，眼神里有期待，有顾虑，也有信任。他打开超声仪，探头在他手下灵活地游走，每一秒钟都似乎被拉长了。检查过程中，他的心一直绷着，如果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，就可能给诊断治疗留下隐患。

超声检查用了足足50多分钟，检查到关键部位时，他经常要控制呼吸节奏，确保看清楚、查仔细，做完检查时，刘舜辉浑身都湿透了。经检查，孕妇羊水适中、胎儿发育良好，未见妊娠异常，最终他给予的意见是，“可以保留！”专家组也随即拿出了会诊意见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孕妇紧绷的脸露出笑容，她的家人更是欣喜若狂。

“恨不得脚踩风火轮，一天能有48小时。”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，检验科主任谢志雄刚抵达时，检验科的“工作间”刚刚改造完成，设备还没来得及安装。他与战友们冲向一线，安装调试

备、调试软件、规范管理、全员培训，四次调整方案，十多次整改完善。短短7天，标准化的生物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，能开展常规检验50多项，并具备独立进行核酸检测能力和资质，能全天候向临床科室提供诊断依据。

柔肩亦担重任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每天一大早，火神山医院感控科的张清华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“停，护目镜没戴好，两根头发还在外面露着。”“不对，先脱手套，手消毒以后再脱护目镜。”“不可，接触患者物品后，手必须消毒！”

一次，一名护士的防护服与靴筒有缝隙，她紧急喊“停”，蹲下身子将她的防护服裤口下拉遮住靴筒，并系紧固定带，从而守住第一道安全关口。一名医生在摘完护目镜后没有立即闭上眼睛，她立即叫停：“这样不对，要闭上眼睛，防止眼睛被污染。”

张清华穿梭于各病区之间，像个“管家婆”一样挑毛病。她曾赴小汤山抗击非典，深知感控无小事，时刻用“一万”的努力防范“万一”的隐患。

考验面前，舍我其谁？这些年，他们其实一直在围着“战场”转。他们与某陆航旅进行战场搜救、快速输送、紧急救治等课目训练，让战场红十字插上翅膀，打造高效救治链。他们与某合成营进行联合卫勤训练，在烽火一线，实施应急手术、开展批量救治，组织伤员后送，设立险局、危局，实现与准战场零距离。他们还远赴朱日和参加红蓝对抗演习，针对性地研究演练，有效提高了“收得快、救得下、送得出”的卫勤保障能力，也淬炼了医务人员爱拼敢赢、敢争第一的顽强作风。

三

现役人员过得硬，文职人员也不含糊。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医师、文职人员陈水斌说，能参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是连续写了三封“请战书”才争取到的，来之前就立下了“不战胜疫情，绝不收兵”的誓言。

陈水斌在为患者诊疗的同时，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。3月12日上午，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门口，康复出院的76岁退伍老兵向他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。几天前的一个下午，陈水斌正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，我走在八里庄南里的街上。经过鲁迅文学院时，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无数次经过鲁院。每次经过，我都会这样放慢脚步。

从东边射来的阳光落在鲁院大门上，那黑色的铁门、栅栏、石头墙和嵌在门墙上的鲁迅浮雕，都涂上了一层金红色光泽。这样的光泽，使鲁迅先生瘦削的脸，显得更为冷峻。

鲁迅先生是否感知到，后世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所文学院所饱含的崇敬之心？以往每当我放慢脚步，就忍不住在心里发问。答案是早就存在的，我只是在发问中不断地强化它而已。鲁迅，早已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尚是一个青涩的、刚踏入社会且向往文学的青年。被文学诱惑，我报名读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。在我心中，“鲁迅”二字是崇高的，“鲁迅文学院”更是神圣的殿堂。因此，对鲁院寄来的函授资料以及指导老师的意见，我都是一丝不苟地研读与吸纳。我不知那一年的函授课对我后来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多大影响，但我确实是在那时开始了小说创作，并且我的名字“子君”也和鲁迅的作品有了牵连。不过，那时对于“鲁迅”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精神，还是懵懂的，就像感受到太阳的温暖，却不明白太阳为什么会产生温暖的力量。

随着涉足文学及对鲁迅先生自觉不自觉的了解，鲁迅精神的象征意义才渐次明晰。

毛泽东说，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……”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

从像匕首一样的文字，到没有丝毫的媚骨，到代表新文化的方向，这样的鲁迅，成就了鲁迅精神。

21世纪初，怀着对文学的憧憬，我来到北京。或许是命运安排，我最初住的地方与鲁院相距不到300米，于是又喜又怯地走进鲁院参观。在校区里转了一圈，我惊讶于鲁院的促狭，也为校园内一草一木、一花一石似乎都浸润着鲁迅“百草园”的气息而惊喜。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院史展览室。展览室不大，却资料齐全，内容丰富，仿佛一条艺术长廊，展示了鲁院50年来艰难而光辉的历程。从首任所长丁玲开始，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曾来这里授课，一代代作家从这里走出。因而它当之无愧地被称作“中国作家的摇篮”。这里陈列的作品虽然仅仅只是一部分，却足以让人目不暇接，流连忘返。我兀自喜悦，便时不时地在节假日特意经过鲁院。经过时，我会刻意放慢脚步，透过铁栅栏聚精会神地凝望校内景色，似乎这样也可沐浴到一丝大师们的思想光芒。

鲁院新一期学员进修班开班了。我突发奇想，要去旁听文学课。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进修班，大模大样地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听课。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旁听，竟是陈建功在授课。陈建功认识我，他去海南时与海南作家有过座谈。我作为青年作家代表之一有幸参加了座谈会。大概是看学员名单里没有我，下课时，陈建功很是惊奇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老实答道：“来旁听。”他似乎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旁听，很是受触动的样子，连声说“了不得”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，他还特地向我表示祝贺。

旁听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。因为旁听，对鲁迅先生和他的精神也有了更深入的解。就像毛姆说的，“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，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”。鲁院反复循环的，是文学之于社会的功能，是鲁迅的精神。

后来，由于搬家与工作的日渐忙碌，

与你相遇的每个清晨

■王子君

我终止了旁听，也渐渐疏离了鲁院。

一晃，好多年过去了，鲁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鲁院装修一新；鲁院有了新校区；学员的审核越来越严；有关文学的话题更多；深入生活的活动更扎实。其实，探索文学的课题更广泛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从鲁院出来的优秀作家一年比一年多。所有有过鲁院学习经历的作家，都以此为傲。林林总总，令鲁院的名声越发响亮。

不久前，一文友给我发来他所著的有关研究鲁迅的书稿。我为文友中有人多年潜心研究鲁迅而大感欣喜，立即推荐给了适合这类选题的出版社同仁。其实，每逢看到与鲁迅相关的作品，我都充满敬意。它们让我相信，“鲁迅热”从来就不曾消退。

不久前，我有了一个主编一套小学生课外读物的机会。在六年级的读物里，我毫不犹豫地选编了鲁迅的作品。我觉得，孩子们越早接触鲁迅，越有益于他们思想的成长。我最早知道先生，也就是在小学时代。为了给孩子们选编出最合适的作品，我重新通读了鲁迅全集。我深深理解了那些大家对先生的评价，尤其是这一句“时间越久，越觉得鲁迅伟大”，鲁迅是文学星空里不落的星辰，他让后世追随仰望！

这样的认知，引领我一次又一次地经过鲁院。

回想着往事，我突然折回脚步，站在鲁迅雕像前仔细端详。阳光热烈了一些，鲁迅的脸变得柔和了许多，似乎在肯定我此时的理解。隔着校门，阳光在几棵杏树茂密的枝叶间闪闪烁烁，一派光辉耀眼的景致。

“鲁迅文学院”，不只是代表后世对鲁迅先生的尊崇，还象征着对新文化方向的不懈追求与传承。

鲁迅从未离我们远去，鲁迅的灵魂终是不灭的。

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怀念我做鲁院函授生的时代，也由此强烈生发出到鲁院深造的愿望。这样的愿望，以我现今的年纪怕是有些奢侈了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实现。即使不能，我还可以更殷勤地从鲁院门前走过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在清晨将至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将真正遇见先生的灵魂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凯旋心语

■吴明录

阳光总在风雨后
只想甜甜地做一个梦
把浑身的疲惫抛开
清早起来，又能吃上
妈妈亲手做的菜

夜深人静进家门
热吻女儿那绽放的面颊
轻轻舒展她身上的铺盖
也算是补偿
除夕之夜的离别

不要为我张灯结彩
医者仁心，情洒荆楚
救死扶伤乃使命所在
没有举全国之力的鏖战
何谈白衣执甲胜利归来

礼赞

■谢云

我多想把胸前这枚
沉甸甸的纪念勋章
亲手送给进行的勇士

山无恙，水长流
你们的身影是最美的国画
请接受一位九十一岁老人的礼赞

奖牌

■温青

今天，武汉确诊疑似病例皆零
这是要给刚刚撤离的恩人们
发一面奖牌
分量比一个星球还要重

大武汉，等到所有的病例痊愈
把漫山遍野的悲愤清空
武汉之零，这块抗疫最大的奖牌
将颁给英雄的军队和勇敢的人民



蓬勃（中国画）

张秀进作



长征

第4804期

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新兵报到那天，看着新兵们留的发型和七扭八拐的排面，我心里立马涌起强烈的“不协调感”。

组织班长清点人员分班后，我下达了新兵二连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：理发。就在我连长分头检查工作进展时，三班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“指导员，我们班分来一个剃头！”

“好好说话，什么情况？”
“一名叫徐静的新兵死活不按条令规定的发型理发，说是头发太短不是他的风格。”

“呵，有意思，民主意识还挺强。”
我们走向离另一头的三班走去。初见徐静，竟与脑海中勾勒出的样子大相径庭，柳叶眉，杏儿眼，瓜子脸，一头乌黑秀丽的偏分在灯光的映照下微微泛着光泽，这形象可以为某洗发水打广告了。

“这头发挺有型。”听见我的表扬，徐静兴趣地叫了声“指导员好”。我扭头对三班班长讲：“他今天不想理就不理，早点安排休息，把推子拿来，再给我理一次头发。”
“指导员，你昨天刚理完啊！”“今天又长长了，快点理！”于是在徐静面前，

难忘那个夜晚

■张焯阳

我把已经很短的头发了剃了一层。抖抖身上的头发茬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，瞥见徐静眼神中不一样的光。

晚饭后，三班班长又慌张地敲响了我的门。

“就猜到你会来，怎么着，明天全营搞教育，担心徐静的发型挨教导员批吧？”

“指导员，现在不仅是发型的问题了，晚饭后徐静就喊头疼，明天非要请假。”

我思索片刻，“走，去卫生间把霍医生请来，到服务社再买点水果，我买单。”

“指导员，他这明显不是真病啊！”

“别磨蹭，快走。”

来到三班，见到我们几人，徐静显然有些慌张。

霍医生为他测完体温，表示不发烧，嘱咐他多喝热水、多休息就离开了。我看见徐静桌上那一本素描集，微笑地问他：“能借我看看吗？”

“画得太好了，线条流畅，人物情绪到位，咱新兵连的第一期黑板报交给你们了哈。”

徐静或许没想到指导员能做出这番点评，顿时来了精神，支吾着问：“指导员，咱连板报真的由我负责？”

“你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咱坐下好好策划一下第一期板报。”

回到连部，我对电脑琢磨明天的发言提纲，听见门外怯生生的“报告！”

是徐静。“咋不早点休息！”“指导员，其实，我……”

看他欲言又止，我心领神会，到三班把棉衣棉裤帮他穿戴好，带着他走向操场。

12月的北方，风能凛冽到骨头里，路两旁挺拔的雪松在路灯的映衬下闪着银辉。我们一左一右走在星空下，安静得只有北风的呼啸。

“冷吗？”“有点。”“这里美吗？”“确实挺美。”

“如果没有这广阔雪野，没有这明月疏星，没有这整齐的营房，这画面还会美吗？”

徐静诧异地看着我。我不理会他询问的目光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我已经了解